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
部
·
明
史

（四）
李 雯瑶主编

目摇摇录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员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员
李梦阳	员
唐摇寅	苑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怨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怨
文征明	怨
王世贞	圆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苑
列传第一百七十六	苑
董其昌	苑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圆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圆
李时珍	圆
明史卷三百四	圆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圆
郑摇和	圆
王摇振	圆
刘摇瑾	猿
明史卷三百五	源
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源
魏忠贤	源

明史卷三百八	远源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远源
胡惟庸	远源
严摇嵩	苑园
马士英	愿袁
明史卷三百九	员圆
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员圆
李自成	员圆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列传第一百七十四

李梦阳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母梦日堕怀而生，故名梦阳。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榷关，格势要，构下狱，得释。

十八年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末言：“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鹤龄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诬梦阳讪母后为张氏，罪当斩。时皇后有宠，后母金夫人泣愬帝，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寻宥出，夺俸。金夫人愬不已，帝弗听，召鹤龄闲处，切责之，鹤龄免冠叩头乃已。左右知帝护梦阳，请毋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愤。帝又弗许，谓尚书刘大夏曰：“若辈欲以杖毙梦阳耳，吾宁杀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梦阳途遇寿宁侯，詈之，击以马箠，堕二齿，寿宁侯不敢校也。

孝宗崩，武宗立，刘瑾等八虎用事，尚书韩文与其僚语及而泣。梦阳进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群奄，阁臣持其章甚力，公诚率诸大臣伏阙争，阁臣必应之，去若辈易耳。”文曰“善”，属梦阳属草。会语洩，文等皆逐去。瑾深憾之，矫旨谪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既而瑾复摭他事下梦阳狱，将杀之，康海为说瑾，

乃免。

瑾诛，起故官，迁江西提学副使。令甲，副使属总督，梦阳与相抗，总督陈金恶之。监司五日会揖巡按御史，梦阳又不往揖，且敕诸生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御史江万实亦恶梦阳。淮王府校与诸生争，梦阳笞校。王怒，奏之，下御史按治。梦阳恐万实右王，讦万实。诏下总督金行勘，金檄布政使郑岳勘之。梦阳伪撰万实劾金疏以激怒金，并构岳子运通贿事。宁王宸濠者浮慕梦阳，尝请撰《阳春书院记》，又恶岳，乃助梦阳劾岳。万实复奏梦阳短，及伪为奏章事。参政吴廷举亦与梦阳有隙，上疏论其侵官，不俟命径去。诏遣大理卿燕忠往鞫，召梦阳，羈广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劾梦阳陵轹同列，挟制上官，遂以冠带闲住去。亦褫岳职，谪戍云，夺廷举俸。

梦阳既家居，益耽驰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宸濠反诛，御史周宣劾梦阳党逆，被逮。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力救之，坐前作《书院记》，削籍。顷之卒。子枝，进士。

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鄙视一世，而梦阳尤甚。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书，愿为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华州王维楨以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而后

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

【译文】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他的父亲李正，作了周王府教授的官，于是全家迁居开封。他的母亲梦见太阳坠落到怀中而生下了他，所以为他取名梦阳。弘治六年，在陕西乡试中考中第一名举人，第二年又考取进士，被任命为户部主事。又提升为户部郎中，主管榷关的征税事务，因为阻止权贵势要偷税漏税，被罗织罪名，下进监狱，后得到释放。

弘治十八年，李梦阳应诏上书言事，提出当时朝政的二病、三害、六渐，奏疏总共有五千多字，尖锐地评论朝政得失。最后说：“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流氓无赖，攫取财利，为害人民，其势就如同插上翅膀的老虎一样。”张鹤龄上书进行申辩，并且摘取李梦阳奏疏中“皇上厚待张氏”的话，诬陷李梦阳诽谤他姐姐当朝皇后张氏，论罪应当斩首。当时的皇后很受宠幸，皇后的母亲金夫人哭着向皇帝请求把李梦阳治罪，孝宗没有办法只好把李梦阳关在锦衣卫的狱中。不久就赦免出狱，只给以夺去俸禄的处分。金夫人仍哭诉不已，孝宗不予理睬，却召令张鹤龄闲居，并严词斥责他，直到张鹤龄摘下冠带、叩头谢罪才停止。朝中大臣们知道孝宗维护着李梦阳，因此奏请不要处以重罪，而处以杖刑以便发泄金夫人的私愤。孝宗仍然不同意，而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这些人只是想将李梦阳杖打至死罢了，我怎么能够杀死耿直的大臣而仅仅是为了让左右的人心中高兴呢！”一天，李梦阳在路上遇见寿宁侯张鹤龄，对张鹤龄大骂不止，并用马鞭子抽打他，打落了两颗牙齿，寿宁侯也不敢和他

争执。

孝宗驾崩之后，武宗继位。刘瑾等“八虎”专权用事，户部尚书韩文与其僚属们谈到这件事就痛哭失声。李梦阳进言说：“先生身为朝廷大臣，哭泣什么呢？”韩文问道：“怎么办呢？”李梦阳回答说：“近来言官弹劾众宦官，内阁大臣们也极力支持他们的意见，先生您如果能够率众位大臣到宫中据理力争，内阁大臣们也一定会相互接应，那么清除这一帮奸宦就容易了。”韩文点头称善，并委托李梦阳起草奏疏。正好遇上走露风声，韩文等人都被驱逐出朝廷。刘瑾非常仇恨李梦阳，就假传皇上的圣旨将他贬为山西布政使司经历，并勒令他辞职回家。接着，刘瑾又借其它事罗织罪名把李梦阳下到狱中，将要杀死他。康海为他找刘瑾说情，才免于死。

刘瑾被杀后，李梦阳又以原官被起用，接着升任江西提学副使。令甲、提学副使属总督管辖，李梦阳与之抗争，总督陈金很憎恨他。监司官员每五日要一同去拜会巡按御史，李梦阳又不前去拜望，并且敕令官学的学生们不要前去拜请上级官员，即使去拜见，也只能行长拜礼，而不要下跪。因此巡按御史江万实也很憎恨他。淮王府的校尉与官学学生发生争执，李梦阳杖打了王府的校尉。淮王大怒，上奏其事，朝廷命巡按御史进行处理。李梦阳害怕江万实袒护淮王，就上书攻击江万实。皇帝诏令总督陈金进行调查，陈金又命布政使郑岳核察其事。李梦阳伪造了一份江万实弹劾陈金的奏疏以便激怒陈金，并且揭发郑岳的儿子郑沅收受贿赂。宁王朱宸濠很仰慕李梦阳的才名，曾经请梦阳为他撰写《阳春书院记》；同时宁王也很憎恨郑岳，就帮助李梦阳弹劾郑

岳。江万实回奏说李梦阳输理，而且伪造奏章的事。参政吴廷举也和李梦阳有矛盾，上书指责他欺凌官吏，不等朝廷批复径自离去。皇帝下诏派遣大理寺卿燕忠前去审讯，召来李梦阳，把他囚禁在广信府的狱中。官学诸生万余人为他鸣冤申诉，也不予理会。经过审理，弹劾李梦阳凌辱同事，挟制上司，于是命他以冠带闲住，免去官职。同时也免了郑岳的官职，把其子郑沄遣送边关充军，吴廷举也受到夺去俸禄的处分。

李梦阳罢官回家之后，更加放荡形迹，无拘无束，修治园圃、池沼，招纳宾客朋友，每天在繁台、晋丘之间与游侠少年一同骑马射猎，自号空同子，名震天下。宁王朱宸濠谋反被杀后，御史周宜弹劾李梦阳为宁王逆党，结果被逮捕下狱。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极力营救他，最后因为以前为宁王所作的《阳春书院记》的罪行，被削去官籍。不久，李梦阳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李枝，曾考中进士。

李梦阳才思飞扬，卓然以文学复古为使命。弘治年间，宰相李东阳主持文坛，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为宗主，惟独李梦阳指责他的文风萎弱。李梦阳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作为口号，凡与此不同的就不是正道，不予谈论。他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并称七才子，都是傲视当世的名士，而以李梦阳最为突出。吴人黄省曾、越人周祚都从千里之外写信，表示愿意拜在门下执弟子礼。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在文坛上脱颖而出，仍然尊奉他为宗主。天下人都推崇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为四大家，无不争相效

法他们的文体风格。华州人王维祯认为七言律诗自从杜甫以后，善于运用顿挫倒插之法的，只有李梦阳一个人。但是，后来也有指责李梦阳的诗文的人，则说他模仿甚至剽窃的痕迹太明显了，虽然也得到了司马迁、杜甫诗文的形似，但却失去了本质和灵魂的东西。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浹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

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译文】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生性聪明灵利，与同里的狂生张灵纵酒浪游，不愿从事作为生员所应修习的（研读经书、习作八股以参加科举取得功名的）举业。祝允明规劝他，于是他就闭门苦读了整整一年。弘治十一年，考取乡试第一名举人。主持乡试的太子洗马梁储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回朝以后交给翰林学士程敏政看，程敏政也连连称奇。不久，程敏政奉命总裁会试，而江南富人举子徐经贿赂他的家僮，偷得了会试的考题。事情败露后，言官们都弹劾程敏政，奏章中也有话语牵连唐寅，于是被诏令下狱治罪，最后贬作小吏。唐寅引以为耻，不愿就职。回到家乡后更加放荡不羁。宁王朱宸濠用重金聘请他，唐寅觉察到宁王有反叛的意向，就假装疯癫，纵酒撒泼，随地便溺，显露出种种丑

态、秽态。宁王无法忍受，只好把他放回来。他就在苏州金阊门外的桃花坞筑室定居，每天与客人饮酒其中，享年五十四岁去世。

唐寅的诗文创作，最初崇尚才情，到晚年变得颓废而狂放。他曾说过：后人了解我的并不在于诗文，议论的人都为他表示可惜。吴中地区自祝允明以下一批文人才子都以其放荡不羁的风格为世人所瞩目，而文风轻浮艳丽，在市井平民中非常轰动，而传播其事的人更是不断添油加醋，使之更为荒诞离奇，（以致使传说中的他们的行动和诗文）往往超越出纲常名教的道德藩篱之外。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文征明

文征明，长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父林，温州知府。叔父森，右佥都御史。林卒，吏民醵千金为赙。征明年十六，悉却之。吏民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渊，而记其事。

征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祜，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祜卿辈相切磨，名日益著。其为人和而介。巡抚俞谏欲遗之金，指所衣蓝衫，谓曰：“敝至此邪？”征明佯不喻，曰：“遭雨敝耳。”谏竟不敢言遗金事。宁王宸濠慕其名，贻书币聘之，辞病不赴。

正德末，巡抚李充嗣荐之，会征明亦以岁贡生诣吏部试，奏授翰林院待诏。世宗立，预修《武宗实录》，侍经筵，岁时颁赐，与诸词臣齿。而是时专尚科目，征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

先是，林知温州，识张璁诸生中。璁既得势，讽征明附之，辞不就。杨一清召入辅政，征明见独后。一清亟谓曰：“子不知乃翁与我友邪？”征明正色曰：“先君弃不肖三十余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实不知相公与先君友也。”一清有惭色，寻与璁谋，欲徙征明官。征明乞归益力，乃获致仕。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

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士麇作者颇多，征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

长子彭，字寿承，国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学正。并能诗，工书画篆刻，世其家。彭孙震孟，自有传。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征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褓、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征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译文】

文征明，长洲人，最初名璧，通常都用字来称呼他，改字为征仲，别号衡山。父亲文林，是温州知府。叔父文森，是右佥都御史。文林去世，吏胥百姓凑了千金帮助办丧事。这时文征明十六岁，全部拒绝了。吏胥百姓维修了过去盖的却金亭，以文林附祭前太守何文渊，而记上了这件事。

文征明小时候不聪明，大一点以后，智力迅速增长。向吴宽学文学，向李应祜学书法，向沈周学画画，这些人都是他父亲的朋友。又和祝允明、唐寅、徐祜卿等人互相切磋，名声日大。文征明为人随和而又有节操。巡抚俞谏想送钱给他，指着他所穿的蓝衫，说：“破旧到这样吗？”文征明假装不理解，说：“给雨打旧罢了。”俞谏竟不敢谈到送钱的事。宁王朱宸濠仰慕他的大名，送信和玉帛等聘请他，文征明推辞说身体不好，不去。

正德末年，巡抚李充嗣推荐他，正好文征明亦以岁贡生

的身份前往吏部考试，奏准任命他为翰林院待诏。世宗即位，文征明参加撰修《武宗实录》，当大学士等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时，他亦在旁边侍候，每逢年节发给的赏赐，也和各文学侍从的官员一样。而当时是只看重科举出身的官员，文征明自觉不得意，连年请求辞职回去。

以前，文林任温州知府时，在许多生员中看中了张璁。张璁得势以后，暗示文征明归附他，文征明推辞不肯。杨一清奉召入内阁协同执政，文征明最后才见他。杨一清急忙说：“你不知道你父亲和我是朋友吗？”文征明认真地说：“先父抛开我这不肖的儿子三十余年，如果曾经有一个字说到的，不敢忘记，实在不知道您和先父是朋友呀。”杨一清面有惭色，接着和张璁商议，准备调文征明的官职。文征明更加坚决请求辞官归去，于是得到退休。四方求索诗文书画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来，而富贵的人不容易得到片纸，尤其不肯给王府和宦官，说：“这是法令所禁止的。”周王、徽王等王用珍宝、玩物相送，文征明连包装都不拆就退还了。外国使者路过吴门，望着他居住的地方肃立礼拜，因为没有见到他而感到遗憾。文笔传遍天下，门下士伪作的相当多，文征明亦不禁止。嘉靖三十八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长子彭，字寿承，国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学正。都能赋诗，擅长书画篆刻，世代相传。彭的孙震孟，自己有传。

吴中自从吴宽、王鏊以文章为翰林院领袖，一时名家沈周、祝允明等人亦相与并驾驱驰，文风极盛。文征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褰、皇甫冲兄弟稍为后起。而文征明主持风雅几十年，和他来往的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等等，亦都以词章闻名于世。

王世贞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右都御史忬子也。生有异稟，书过目，终身不忘。年十九，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倡和，绍述何、李，名日益盛。屡迁员外郎、郎中。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杨继盛下吏，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用为青州兵备副使。父忬以滦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既除服，犹却冠带，苴履葛巾，不赴宴会。

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忬官。世贞意不欲出，会诏求直言，疏陈法祖宗、正殿名、广恩义、宽禁例、修典章、推德意、昭爵赏、练兵实八事，以应诏。无何，吏部用言官荐，令以副使涖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服除，补湖广，旋改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卿。

万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郟阳，数条奏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有奸僧伪称乐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世贞曰：“宗藩不得出城，而講张如此，必伪也。”捕讯之，服辜。

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所部荆州地震，引京房占，谓臣道太盛，坤维不宁，用以讽居正。居正妇弟辱江陵令，世贞论奏不少贷。居正积不能堪，会迁南京大理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即取旨罢之。后起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歿，起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所善王锡爵秉政，起南京兵部右侍郎。先是，世贞为副都御史及大理卿、应天尹与侍郎，品皆正三。世贞通理前俸，得考满荫子。比擢南京刑部尚书，御史黄仁荣言世贞先被劾，不当计俸，据故事力争。世贞乃三疏移疾归。二十一年卒于家。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歿，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

世贞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曰前五子者，攀龙、中行、有誉、国伦、臣也。后五子则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汪道昆、铜梁张佳胤、新蔡张九一也。广五子则昆山俞允文、濬卢柟、濮州李先芳、孝丰吴维岳、顺德欧大任也。续五子则阳曲王道行、东明石星、从化黎民表、南昌朱多煌、常熟赵用贤也。末五子则京山李维桢、鄞屠隆、南乐魏允中、兰溪胡应麟，而用贤复与焉。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

【译文】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右都御史王忬的儿子。天资

优异，看过的书终生不忘。十九岁便中了嘉靖二十六年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王世贞好写诗和古文，在京师做官时，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的诗社。又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相互唱和，继承李攀龙、何景明，名声日大。屡次调任员外郎、郎中。

有个姓阎的奸徒犯法，藏在锦衣都督陆炳家里，王世贞搜出了他。陆炳托严嵩求情，王世贞不答应。杨继盛被交给司法部门审问治罪，王世贞常常给他送去汤药。杨继盛的妻子上诉丈夫的冤枉，王世贞帮助她起草。杨继盛死了，王世贞又用棺材把他收殓。严嵩非常恨他。吏部两次准备把他任命为提学道，严嵩都不用，让他当青州兵备副使。父亲王忬因为滦河失事，严嵩罗织陷害他，判死刑关在狱中。王世贞辞了官职跑去，和弟弟王世懋天天匍匐在严嵩门口，哭着请求宽恕。严嵩暗中把持着王忬的案子，却常常用轻率空洞的话来宽慰他们。两人又天天穿着囚服跪在路边，拦截那些达官贵人的轿子，叩头请求救助。那些显贵的人都害怕严嵩，不敢说，王忬竟被处死于西市。兄弟嚎啕大哭悲痛欲绝，护送灵柩回乡，素食三年，不进自己屋里睡觉。即使脱了丧服后，也不肯戴帽束带子，穿麻鞋，用葛布裹头，不参加宴会。

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在宫门外上诉父亲的冤枉，说是被严嵩所陷害，大学士徐阶帮助他，恢复了王忬的官职。王世贞不想出来做官，刚好皇帝下诏求直言，于是上疏陈述效法祖宗，改正殿的名字，推广恩义，放松禁止的条例、修订典章制度、推广道德的意向，赏罚分明，操练军队充实装备等八件事，以响应诏令。不久，吏部根据言官的推荐，令王